

院 長：黃永祥弟兄 (John W.C. Wong) (手機：6076-6047)  
顧問：吳主光弟兄 (David C.K. Ng.) (手機：9637-1169)  
秘書：簡佩華姊妹 (電話：2766-1189)  
董事：黃永祥弟兄、吳主光弟兄、張主壽醫生、黃偉文弟兄、林兆源弟兄、張潔姊妹、梁永泰弟兄  
址：香港九龍青山道 128 號，威利商業大廈 7 字樓 (長沙灣平安福音堂副堂)  
7/F Wai Lee Commercial Building, 128 Castle Peak Road, Shamsuipo, Kowloon, Hong Kong  
Tel: 2766-1189 Fax: 2543-1101 E-mail address: [clml@netvisitor.com](mailto:clml@netvisitor.com) <http://www.ftws.org>

## 培靈信息

## 怎樣為這個時代定位

這幾年來，全世界不斷發生許多災難，例如：由於空氣溫度升高，引至海洋冷暖流失調，各地產生許多水災、風災、冰災、旱災……。此外，又有瘋牛症、口蹄症、九一一事件、美伊爭戰、禽流感、肺炎、經濟衰退……等。每發生一件事，人們就問，這些事在末世預言中，怎樣定位？我們距離主再來還有多久？當然也有不少人說：「最討厭是聽見有人動不動就說，這是末世現象。」親愛的讀者，彼得警告我們說：「第一要緊的，該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譏諷的人，隨從自己的私慾出來譏諷說：主要降臨的應許在那裏呢？」(彼後 3:3-4)

## 多觀察，多比較

其實，主耶穌既然將許多末世兆頭告訴門徒，主的意思當然是要門徒留心觀察時事局勢，看看這些末世兆頭出現了沒有。然而，當時門徒的觀察都好像錯了，

但他們當中卻沒有一個人肯採取行動，與博士們一同去尋訪聖嬰。伯利恆地裡的牧羊人直接得到天使向他們報訊，他們也找到聖嬰耶穌了，但是他們到處傳講，卻沒有一個猶太人肯去尋訪耶穌！主第二次來與他第一次來世大大不同，因為關係主第二次來世，新舊約聖經都分別記載數不盡那麼多「末世預言」，要我們留意觀察。我們豈可以因為有一些人的觀察得不夠準確，就反對這樣的觀察呢？

拿撒耶穌為例。聖經明言：「在這裏有智慧，凡有聰明的，可以算計數的數目……，他的數目是六百六十六。」(啓 13:18) 這話豈不是勉勵人人都應當留心觀察，世界上那一個出名的政治人物有可能是 666 嗎？難道聖經我們應該做個傻瓜人，不要計算數的數目，只是為避免有可能計算錯誤嗎？兩約中間的希臘王「安提阿比比反尼」是敵基督的初步應驗；主後七十年，攻陷耶路撒冷城，屠殺一百一十萬猶太人，拆毀聖殿的羅馬王尼祿，也是敵基督進一步的應驗；有人又指出，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希特拉，屠殺了六百萬猶太人，他的全名算起來也是 666，因此，他應該也是敵基督進一步的應驗。預言有多重應驗的特性，凡是研究末世預言的學者都知道這一點。所以，基督徒留心觀察末世兆頭的應驗，也要作多方面的觀察和猜測，猜中多少不要緊。要緊的是不要過份強調自己的猜測，應該常常與別人的意見比較，並按照聖經不斷地修正自己。因為，預言在未應驗之先，任何人都沒有絕對權威，說自己的解釋是百分之百準確的。

大科學家牛頓，一生研究聖經的時間，遠遠多過研究科學。不但如此，牛頓竟然對「聖經密碼」非常有興趣，花了極多時間去研究這方面的奧秘。根據藏在英博物館裡的牛頓著作，原來牛頓還相信 2060 年會有可能是世界末日。(對於「聖經密碼」，請參考筆者於一九九七年八月出版之「平安報」其中「聖經在電腦中顯神蹟」一文。) 筆者不會說，牛頓是

個大異端，但也不完全相信他的說法。但我願意放在心中作參考，比對，等候更準確的答案。因為主耶穌只說：「那日子，那時辰，沒有人知道，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惟獨父知道。」(太 24:36) 主並沒有說，那時代，那些年間，沒有人知道。牛頓可以作出他個人的猜測，任何人都可以作出自己的猜測，我個人猜測主回來的日子，卻比 2060 年還要早。我認為這些猜測都是健康的，代表我們各人對主再來的敬醒而已。我們千萬不要隨便給別人扣「異端」帽子，以為凡與自己的領受不同，就是異端。

我研究末世預言，已經有二十多年了。回想以往的想法，實在有許多錯處，所以我二十年來不斷修正自己。例如，有人問，今天的時代已經應驗到啓示錄「第一幾隻馬」？有人說，到了「黑馬」；有人說到了「灰馬」。但我根據撒迦利亞書所形容的「四馬」，在地上「走來走去」(亞 1:10-11)，就明白啓示錄所說的「白馬、紅馬、黑馬、灰馬」，不是每一隻出現之後，又消失了，然後才出現第二隻，消失了，又出現第三隻……第四隻。乃是第一隻出現之後，在地上走來走去，然後「加入」第二隻，之後，再加入第三隻……加入第四隻……。四隻馬要在地上不停地走，直走到末世大戰結束為止。我的意思是說，四隻馬所代表的災難，要不斷地重覆又重覆出現，而且越來越頻密地出現，造成越來越不安的局面，作為世界末日的「背境性災難」。為此，當我們注意到，災難越來越頻密加劇之時，主再來的日子越近了。正如主耶穌形容打仗、地震、饑荒……等災難，說：「這都是災難的起頭。」(災難原文作生產之難)。(太 24:8) 請注意『生產之難』的意思，是以婦人生產時的「陣痛」來形容。這「陣痛」會越來越頻密、加劇。等到最後「大痛」出現，小孩子就出世了。小孩子出世，就喻意主耶穌再來，最後「大痛」，就是喻意「史無前例的大災難」(哈米吉多頓大戰)。因此，今天我們可以以災難的頻密程度來為我們的時代定位。

為我們的時代定位，還有許多途徑。例如：

從敵基督出現來定位：約翰說：「小子們哪，如今是末時了。你們曾聽見說，那敵基督的要來，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督的出來了。從此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末時了。」（約一 2:18）約翰認為，為末世時代定位，最準確、最明顯觀察到的指標，就是「敵基督的出現」。因為敵基督若全面顯露出來，就是教會復活被提，世界大戰隨之而發生的時刻。有人說，約翰寫聖經時，已經有「好些敵基督」顯現出來了，如今已經過了差不多二千年，為甚麼教會還是未被提？怎見得敵基督的出現，就是最準確的指標呢？

要知道，按照但以理所預言「七個七的奧秘」，敵基督是在最後「一七之半」出現的。他顯露的特徵，是使以色列的祭祀與供獻止息，並且行毀壞可憎的事（設立自己的像，逼以色列人拜這像）。最後神的忿怒要臨到他，將他消滅（但 9:24-27）。現在我們期待的，可能是以色列重建聖殿。因為有了聖殿，以色列人才有獻祭的事，敵基督才會禁止他們獻祭。

再按但以理書「四個獸的異象」來說，第四個有十角的獸，就是羅馬帝國，而獸的「十角」，就是從羅馬帝國發展出來的歐洲十國（全整數字）。經文預言，從這「十角」中長起一個「小角」，這「小角」就是敵基督。他要將「其中三角連根拔起」，並有口說「誇大的話」。有人指出，德國的希特拉發動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時，曾將歐洲三國永遠消滅。希特拉也是一個說誇大話的人。希特拉可以說，是敵基督的一個預演。我們還要等一個更可怕的政治強人敵基督出現。

再按主耶穌在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預言來說，「那行毀壞可憎的（敵基督），站在聖地」之時，就是末世兆頭中，最後的指標了。因為主耶穌特別要譴這經的人「須要會意」（太 24:15），我們要「會意」的，是「站在聖地」的，是敵基督

的「像」。那時世界大戰就要爆發，主耶穌勸以色列人要立即逃到山上，不要回家拿東西。但對我們基督徒來說，那時，我們已經復活被提了。所以敵基督出現，對我們來說，確實是最後，和最清楚的末世指標。

再按保羅在帖撒羅尼迦的說法來說，他指出：「論到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，和我們到他那裏聚集（指教會被提）……的那日子以前，必有離道反教的事。並有那大罪人，就是沉淪之子（又稱為『敵基督』），顯露出來。」（帖後 2:3）這也是說，敵基督顯露，和他帶動的「離道反教的事」，就是教會被提之後最後和最準確的指標。只是，保羅又告訴我們：「那不法的隱意已經發動。只是現在有一個攔阻的，等到那攔阻的被除去。那時這不法的人，必顯露出來。主耶穌要用口中的氣滅絕他，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。」（帖後 2:7-9）「不法的隱意已經發動」，是指「敵基督系統」必須先出現。這系統發展到末世時，「敵基督個人」（也稱為「不法之人」）才會顯露出來。約翰在古時見證「好些敵基督已經出來了」，意思是「敵基督系統漸漸擴大」了。等到「敵基督系統擴大到普天下」之時，主耶穌就要駕雲降臨，將他消滅。現在我們要留意的，是「那攔阻的」怎樣被除去。很可能包括「巴別塔變亂口音的攔阻」（據說歐洲開始製造一種全新的共通語言）、「中世紀神聖羅馬帝國復現的攔阻」（據估計，天主教皇帝正在等待歐洲聯盟選出總統來，然後教皇可以與之重組神聖羅馬帝國）、「教會大合一的攔阻」（聯合國早於1994年已經開始推動「聯合宗教」，天主教也一面推動「教會大合一運動」，另一方又推動「宗教大合一運動」）、「真理辨別的攔阻」（現今世人普遍討厭真理辨別，因為認為會引致宗教之間不和，影響世界和平）、「教會和聖靈仍在世上的攔阻」（聖靈不斷感動教會分辨真理，攔阻教會大合一運動。但等到教會突然被提，聖靈也隨之而離開，全世界就再沒有任何力量阻止敵基督和假先知的迷惑工作了）……等。

以上這些現象，我們都隱隱若若地看見了，很可能敵基督會很快出現。

啟示錄對於「敵基督系統」的發展，也有很詳細的形容。聖經用一條「大紅龍」來代表這系統，指出，牠曾經藉著希律王來殺害伯利恆的嬰孩，想要藉此來「吞吃那婦人所生的男孩子」（啟 12:5），就是殺死耶穌基督。但耶穌基督復活升天，從那時候開始，魔鬼就在空中與天使爭戰。這場爭戰一直打到末世，天空中所有污鬼和敵人都被摔到地上來。這時，天上就有大聲宣告說：「我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國度、並他基督的權柄，現在都來到（總意是救恩成就了），因為那在我們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的、已經被摔下去了……」。所以諸天和住在其中的、你們都快樂罷（意思是，諸天潔淨了，適宜讓教會被提到天上，過快樂的日子）。只是地與海有禍了，因為魔鬼知道自己的時候不多，就氣忿忿的下到你們那裏去了。（意思是，地上最後大災難來到了。這大災難就是哈米吉多頓大戰，是這些被摔下來的污鬼撒但攪出來的。）（啟 12:10-12）所以，我們從這世界出現越來越多邪惡、越多災難的現象，就知道天空中的污鬼撒但快要全部被摔下來，基督徒復活被提的日子也快到了。

從大淫婦的情況定位：敵基督就是那個七頭十角獸。他是從羅馬帝國出來的一個政治強人，在末後日子要領導歐洲，甚至想要領導全世界。而「大淫婦」卻騎住那獸，意思是一個變節的教會，控制著歐洲聯盟。關於這個「大淫婦」，Dave Hunt 所著的「A Woman Rides the Beast」一書，有很詳細的解釋，她就是天主教教會。其實，世上再沒有一個教會像天主教那樣，在歷史上控制著歐洲列國長達一千年之久的。聖經又預言，「那十角、與獸，必恨這淫婦，使他冷落赤身。又要喫他的肉，用火將他燒盡。」（啟 17:16）意思是，歐盟不甘被天主教控制，所以要擺脫她、孤立她。自從神聖羅馬帝國解體之後，天主教一直低沉下去，失去大部份的

政治與國教權勢。這正是現今天主教的現象。從前她與神聖羅馬帝國的國皇聯盟，統治整個歐洲。十字軍成了她的御林軍，殺盡千萬基督徒。按照預言的程序來說，我們現在所要期待的，是末世出現一位政治強人，但聖經形容他是一個「卑鄙小人」，他以說謊和誇大的話成為強盛，最後成了敵基督（但 11:21）。這個敵基督要與「大淫婦」彼此利用，各懷鬼胎，重組神聖羅馬帝國。為此，歐洲許多基督徒都竭力勸自己的國家不要加入歐盟，更不要與天主教教皇聯合，重組神聖羅馬帝國。

按啟示錄的啟示，敵基督不但與「大淫婦」有著像夫妻的關係；也與「假先知」聯合，是政治與宗教的聯合，互相支持。「假先知」要行大神蹟、大奇事，醫好敵基督的死傷，迷惑普天下的人，叫他們拜敵基督的像。如果有人不肯拜這像，就要被殺（啟 13:7-10）。因此，基督徒也可能會遭遇到那一次大屠殺，但是大屠殺之後不久，基督徒就要復活被提了。（啟 11:12）

或問，那個「假先知」是誰？他出現了沒有？我們若仔細研究啟示錄，就發現記載敵基督和「大淫婦」在一起之時，是不提及「假先知」的；相反，經文形容敵基督和「假先知」在一起之時，也不提及「大淫婦」的。這是說，「大淫婦」是天主教教會，而「假先知」就是指天主教教皇。他們既然迷惑「普天下的人」，就意味着，敵基督要藉著「聯合國」來領導全世界；而「假先知」卻要藉著「聯合宗教」，或「宗教大合一運動」來領導全世界。目前，我們看見天主教教皇已經非常成功地與基督教、東正教、推動「教會大合一運動」，另一方面又與所有宗教推動「宗教大合一運動」。我們可以肯定，我們這時代已經來到末世邊緣了。

「教會大合一運動」和「宗教大合一運動」必定要成功，而且會很快成功，因為極端的回教組織常常發動許多恐怖襲擊，造成世界混亂、美國世貿大廈被兩

架民航機撞擊、美國急於消毀阿富汗，和伊拉克……。結果全世界各國，每一個人都盼望早日制止回教徒的「聖戰」，早日達成中東和平。然而，人人都明白，也會極力贊成：「要有世界和平，必須先有宗教和平；要有宗教和平，必須先有宗教合一」。於是，全世界一致地呼喊「宗教合一」。那時，凡不肯支持「宗教合一」的，就被政府法庭判為「危害世界和平」的「子」。這樣，我們這些持守信仰，至死不肯改變的基督徒，就成了他們逼迫和殺害的對象。應驗聖經的預言，說：「平安了，平安了，其實沒有平安。」（耶 6:114, 8:11, 結 13:10）。主耶穌在馬太福音二十四章預言，以三個「許多人……」來形容末世基督徒的景況，說：「因為將來有許多人冒我的名來，說：我是基督。並且要迷惑許多人」、「那時，必有許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惡」、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許多人的愛心纔漸漸冷淡了。」（太 24:5, 10, 12）我們可以想象，基督徒必要越來越少，因為大部份都被迷惑了、跌倒了、冷淡了。但是，「假基督」和「假先知」所發動的「大合一運動」必要成功，且成了人類有史以來最龐大的「宗教大合一組織」。因此，我們看見 1994 年和 1997 年，二十幾位世界著名的基督教福音派領袖，與天主教的代表，兩次簽署“Evangelicals and Catholics Together”宣言，引至聖公會、世界信義會、香港中華基督教會……等教會正式宣佈與天主教會聯合。目前，差不多全世界大部份神學院都贊成某一個程度與天主教恢復交往。這些現象都是在告訴我們，我們這時代的定位，非常接近末世了。

從書卷的「七號」來定位：為這時代定位，當然不能缺少研究啓示錄「七印、七號、七碗」的結構。筆者研究啓示錄多年，一直不太滿意自己對啓示錄的解釋，因為無法圓滿地將其中所形容的災難，一一接合起來。其中最大的困難，就是「第六印」。按所形容的內容來說，它應該是屬於「最末後期的災難」才對。因為根據約珥書，和馬太福音二十四章所形

容的，第六印所說「日頭變黑像毛布，滿月變紅像血。天上的星辰墜落於地，如同無花果樹被大風搖動，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樣。天就挪移，好像書卷被捲起來。山嶺海島都被挪移離開本位」（啓 6:12-13），應該是在哈米吉多頓大戰完結，主快降臨之前的現象。若是這樣，為甚麼聖經將這樣的形容放在「第六印」裡頭，而不是放在最末後「第七碗」裡頭呢？

感謝主，經過二十年的思考，不斷的更正，最後我終於明白了。我發現原來「七印」所說的，是書卷的「目錄」而已。因為「七印」的作用是為「封住」書卷，叫人不能展開和觀看。「七印」中的「第六印」所描述的，應該是寫在書卷外面的文字，其性質是書卷的「目錄」，為要介紹書卷的內容。等到揭開最後一印，就是「第七印」之時，「天上寂靜約有二刻」，這是指啓示暫停，因為書卷正在展開。既然「第七印」沒有啓示，「第六印」應該就是「目錄」最後的一個啓示了。怪不得「第六印」所形容的，是「最末後期的災難」。

當書卷展開了，就可以看到裡面的內容。原來書卷裡頭的內容就是「七號」和「七碗」，怪不得「七碗」所形容的，與「第六印」所形容的相似，因為兩者都是指「最末後期的大災難」。書卷內容既然分為「七號」和「七碗」，研究起來，「七號」原來是形容「前三年半」的災難；「七碗」是形容「後三年半」的災難。古人吹號，用意原是為要通知全體百姓，「預備聚集」、「預備爭戰」、或「預備迎見君王」。這樣，吹響「七支號」的意思，應該是為大災難的來臨，作最後「七個準備」，就是準備復活被提，在空中與主相遇，和預備面對哈米吉多頓大戰（就是「七碗之災」）。因為「七碗」所裝載的，是神大怒的酒，為要報應住在地上的惡人。

至於「七號」和「七碗」的結構，研究起來，我們又發現，與「七印」的結構相若。因為「前四印」是自成一組的，屬於「背境性的災難」；「前四號」和「前

四碗」也是自成一組的，也是指「背境性的災難」。這樣，「主要的災難」就只有第五、六、七號，和第五、六、七碗所啓示的了。但是，「第七號」吹完了，意思應該是，「最後準備」也完了，世界末日大戰即將開始。根據保羅所說：「就在……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……，死人要復活，成為不朽壞的。我們也要改變。」（林前 15:52）號筒末次吹響，就是「第七號」吹響，這時，最後預備期完了，死了的聖徒要復活被提，在空中聚集，與萬王之王主耶穌會面，哈米吉多頓大戰也快要爆發。感謝主，自從我明白了這個結構之後，我發現啓示錄裡頭有十幾個地方，清清楚楚地顯示「教會復活被提」。同時也明白，末世程序的「定位」是怎樣的。

例如，如果吹「第七號」就是教會復活被提，我們自然會問，我們來到第幾支號？原來「前四號」是形容「陸、海、河、空」整個地球的環境漸漸受到污染。這污染一直加劇，直到前三年半完了，嚴重程度達到「地上三分之一的植物被燒、海中三分之一的活物死了、河水的三分之一因為中了「茵陳」毒，死了許多人、日月星辰的三分之一黑暗了。」以上這些形容，我們確實看見漸漸應驗了，只不過未到「三分之一」的程度而已。尤其是其中所提及的「茵陳」（wormwood），很可能是「病毒」。我們豈不是看見近代越來越多「瘋牛症」、「口蹄症」、「禽流感」、「登革熱」、「非典型肺炎」……等變種病毒，大大毒害這個世界嗎？

或問，整個地球受到如此污染的主要原因頭是甚麼呢？相信「第五號」可以給我們解答，就是「從無底坑裡冒出煙，好像大火爐的煙。日頭和天空、都因這煙昏暗了。有蝗蟲從煙中出來飛到地上……好像地上蠟子……。」（啓 9:2-3）研究這災，它應該是指蘊藏於地底的「石油」被人類開採出來，推動各式各樣像蝗蟲的飛機、火箭、汽車、坦克……，因而造成陸、海、河、空，越來越嚴重的污染。我們現今的環境污染程度，與石油未被發現之前相

比，真是快到「三分之一」的地步了。這比我們親眼看見的預言應驗。不但如此，石油污染一直發展到「後三年半末期」，就是哈米吉多頓大戰達到最高峰之時，那時「陸、海、河、空」的污染達到「百分之百」。於是「日頭變黑像毛布，滿月變紅像血（指極厚的煙雲將天空遮蓋了）」天上的星辰墜落於地，如同無花果樹被大風搖動，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樣（指大戰中，各式各樣的炸彈落下來）。天就挪移，好像書卷被捲起來（指厚雲移動的狀態）。山嶺海島都被挪移離開本位（指第七碗所帶來的大地震）。（啓 6:12-13）但今天，我們這時代已經看到「第五號」吹響了。

「第六號」形容「把那捆綁在伯拉大河的四個使者釋放了。……他們原是豫備好了、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時、要殺人的三分之一。馬軍有二萬萬。」（啓 9:14-15）古時「伯拉大河」是惟一溝通東西方的通道。啓 16:12 又指出，「伯拉大河要乾了」，成為「日出之地的眾王」派到西方打仗「二萬萬大軍」的大道。這是說，當東西方溝通到一個地步，好像伯拉大河成了大道那麼通順之時，東方「日出之地」就有一支二萬萬聯軍，派到西方去參加末世的哈米吉多頓大戰。能派出「二萬萬大軍」的東方國家，除了中國之外，再沒有任何國家有資格。這分明是說，自從近代的航運、電話、電腦網絡……大大進步，溝通了東西方之後，中國大大吸收了西方的科技、知識、經濟……，而興起成為超級強國，將來要在哈米吉多頓大戰中，舉足輕重。中國和東方國家興盛起來，擺脫幾千年落後於西方的弱勢，這就是「把那捆綁在伯拉大河的四個使者釋放了」的意思。我們現在親眼看見中國在近十年間突然富強起來，這是「豫備好了」，將來「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時（指哈米吉多頓大戰是突然爆發的），要殺人的三分之一。」不過，那時所有真基督徒都復活被提了。我們現在親眼看見中國富強起來，就是「第六號」吹響了。現在我們要等候的，是「第七號」吹響，也就是「號筒末次吹響，死

人復活」(林前 15:52)，教會被提的時候來到。

(未完，下期待續)

——吳王光

## 一個忍不住笑的故事

(一位朋友寄來這篇文章，讀了，不住獨個兒對住電腦笑到眼淚直流。)

「各位同學，讓我來向大家解釋一下，耶穌基督是何等不合科學。」一位無神主義的哲學教授對著一班學生這樣說。之後，他請一位新同學站起來，問他：「你是個基督徒嗎？孩子。」

「是的，老師。」

「這麼一來，你是相信神的嗎？」

「絕對相信。」

「告訴我，神是良善的嗎？」

「當然，神是良善的。」

「神是全能，能做任何事嗎？」

「對的。」

「那麼，你是善，還是惡的呢？」

「聖經說，我是惡的。」

教授好像早就知道他會這樣回答，就輕輕地笑一下，說：「呀～呀！聖經！我有一個問題要問你。比方說，那邊有一個病人，是你有能力醫治的。你會這樣幫助他嗎？」

「我會的，老師。」

「你表現得很良善……！」

「我想，不能這樣說。」

「為甚麼不能這樣說？你認為，你

學生沒有回答。於是教授突然向全體同學大聲喊叫說：「是誰創造的？」然後走近那位同學，手指指地當著他的臉面低聲說：「孩子，原來是神創造的。你說對嗎？」

這位同學無言以對。本想勇敢一點直望教授的，卻做不到。突然，這位教授急步在課室前面徘徊，像一隻上了年紀的豹一樣，全班同學都被他的動作催眠了。「告訴我，」他繼續說：「如果這位神在歷史上創造出這麼多罪惡來，怎見得他是一位良善的神呢？」教授展開他的雙臂，好像要將全世界所有邪惡都概括在他雙手之內一樣：「全世界所有仇恨、暴力、痛苦、折磨、死亡和醜惡，並所有受苦，都是由這位良善的神創造的，對嗎？年輕人！……到處都是邪惡。哼！……你看見嗎？」教授微微彎腰，貼著這位同學的面部，低聲說：「神良善嗎？……你相信耶穌基督嗎，孩子？」

這位同學強作鎮定，但聲音發抖地說：「是的，老師，我相信。」

這位長者表示很惋惜地搖搖頭，說：「科學告訴你，你是有五官感覺，能夠分辨和觀察週圍事物的。你有這樣做嗎？」

「沒有，因為我從未見過神。」

「那麼，你告訴我吧。你聽過耶穌說話的聲音嗎？你摸過耶穌、嚐過耶穌、嗅過耶穌……嗎？你在官感上，有那一方面接觸過神呢？」

「沒有，我恐怕我從未接觸過。」

「你恐怕……你從未？看來，你還是相信他？……根據經驗律、實驗律、可證實律，科學對你說，神是不存在的。孩子，你對這一點有甚麼話要說嗎？你的神在那裡？」

那同學不肯回答。

「那麼，請你坐下吧。」

於是這位同學像被征服一樣坐下來。這時，另一位基督徒舉手，說：「教授，我可以對全體同學說幾句話嗎？」

教授轉過來微笑，說：「呀！又一位基督徒要護教！來，來，年輕人。對大家說出你的智慧話。」

這個基督徒環視一下全體同學，然後對教授說：「剛才你說的幾點都很有趣，老師。現在，我有一個問題想要問你的。世上有熱力這種東西嗎？」

「當然有，」教授回答說：「熱力是存在的。」

「那麼，有沒有冰冷這種東西存在呢？」

「當然有。」

「老師，你錯了，沒有冰冷存在的。」教授的微笑好像結了冰一樣。整個課室也突然變得非常冰冷。這位相繼而起的基督徒繼續說：「你可以有大量熱力、更多熱力、超熱力、巨熱力、白熱、一點點熱，或沒有熱力，但是，你不能有一樣東西叫做『冰冷』。溫度下降到華氏零下458度，就到底了，你再不能將溫度繼續下降。沒有『冰冷』這樣東西存在的，不然，溫度就可以在零下458度繼續降低。『冰冷』只不過是一個形容詞，用來形容沒有熱力而已。我們不能量度冰冷，我們只能量度熱力。冰冷並不能量度熱力。冰冷並不

是熱力的相反，它只不過是沒有熱力而已。」

寂靜得恐怖。可以聽到課室的另一邊跌下一支針的聲音。基督徒再問：「請問有沒有黑暗這種東西呢？」

「孩子，這是一個傻瓜問的問題。如果沒有黑暗存在，何來黑夜呢？你又在攪甚麼花樣……？」(教授開始有點不耐煩的樣子。)

「老師，你又錯了。黑暗並不是一樣東西，而是缺乏某些東西。你可以有微

光、普通的光、亮光、閃光，但是如果沒有光，那就是黑暗了，對嗎？這就是我們給黑暗所下的定義了。俱體來說，黑暗是不存在的。如黑暗是存在的話，你就可以令到黑暗再黑一點，你也可以給我一瓶更黑的黑暗了。」

教授沒有理會到自己的尊嚴，雖然面對這個似乎無禮的小子，也得不其然地微笑一下。然後他說：「年輕人，你想要說的是甚麼，你可以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呀。」

「可以，教授。我想要說，你開始講論的時候，你的哲理據點已經不健全了，因此你的結論也是錯的。」

教授變瘋了。「不健全……？你好好大膽……！」這位基督徒要求解釋。全班同學都豎起耳朵來聽。教授要表現得有風度一點，也突然變得非常和藹可親一樣，揚手示意全體同學要安靜，讓那位同學講下去。

「我認為，你所推論的，有雙重標準。」這個基督徒解釋道：「例如說，這世上有生命存在，也有死亡存在；有良善的神存在，也有邪惡的神存在。你觀念上的神，是一位有限的、可以量度的東西。科學甚至不能解釋一個思想是甚麼，它要借用電力、磁力來解釋，但從來沒有見過電力和磁力。更不要說，完全明白它們是甚麼。你若看死亡為生命的相反，就完全忽視了一個事實，死亡不能以實質來存在。死亡並不是生命的相反，它只不過是失去生命而已。」

這位年輕人搶過旁邊一位同學的報紙來，學起說：「老師，這是全國最令人討厭的小報之一。請問，世上有沒有不道德存在呢？」

「當然有，請看……」

「老師，你又錯了。你要明白，不道德只不過是缺乏道德。再問，世上有沒有不公平存在？不，不公平其實是缺乏公平。世上有沒有邪惡存在？」這位基督徒

停了一會兒，又說：「邪惡豈不也是缺乏良善嗎？」

這時，教授的臉面變得通紅。他忿怒到一時間說不出話來。但那位基督徒繼續說：「教授，如果我們所有人都同意世上確有邪惡存在的話，那麼，神的存在是要利用邪惡來達成一些工作。他要達成甚麼工作呢？聖經告訴我們，他要看看我們中間有沒有一個人會願意揀選良善，而放棄邪惡。」

教授勉強地控制自己，說：「作為一個哲學科學家，我不與你爭辯，這種事物是不是與揀選有關；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者，我完全不認同神的觀念，或任何神學思想，是與這個世界的方程式有關，因為神是無法被觀察得到的。」

「我倒認為，這個世界缺少了神的道德密碼，這一點卻是人人都可以觀察到的現象。」基督徒回答說：「有報章每星期花上數千萬美元來報導這一點為證！請問教授，你會教導你的學生們，他們是由猴子進化而成的嗎？」

「如果你說是自然界的進化程序，年輕人，我對你說，當然是這樣。」

「那麼你有親眼觀察到進化程序嗎，老師？」教授咬著牙齒來吸一口氣，再用無精打采的眼神來望著這個學生，許久說不出話來。

「教授，既然從來沒有一個人觀察到進化過程，又無法證實這個過程現在是在進行中，你就不是在講科學，而是表達你個人的意見而已。……你是不肯接受神的道德密碼來維持人類的公義，對嗎？」

「我相信現實……那就是科學！」

「呀～呀！科學！」這位學生裂咀而笑：「老師，你說得對，科學是為研究所觀察到的現象的。這樣說來，連科學本身也是不健全的了……。」

「科學也不健全……？」教授氣得

語無倫次地說。全體同學也騷動起來。那位基督徒卻仍然站在那裡，等待全體安靜下來，說：「讓我繼續你較早前對那位同學所說的話，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嗎？」

教授裝作很有智慧的样子，不作聲。那位基督徒環視一下整個課堂，然後說：「請問各位同學，有那一位曾經見過教授的腦袋？」全體暴笑如雷。這時，基督徒指著講師，說：「有那一位曾經聽過、感受過、摸過教授的腦袋？」

沒有人表示有過。那位基督徒就很有惋惜地搖搖頭，說：「似乎沒有一個人曾經在官感上，接觸過教授的腦袋。這樣，我根據經驗律、實驗律、可證實律，科學，宣佈教授是沒有腦袋的。」

全體同學大混亂了。那位基督徒坐下來，因為學校擺放椅子在那裡，目的就是讓人坐的。

## 整全訓練神學院院訊

### 又 章 分 專

## 失落的屬靈遺產

門徒訓練模式的神學教育工作，過去已曾多次探討，包括了在文章分享及學院內外不同的聚會中，強調其重點並不在一種教學的形式，而是在訓練目標的取向，是要強調調生命影響生命、生命感染生命的生命造就與訓練工作。

為甚麼我們要強調這種訓練？今天的神學教育中到底缺乏了些甚麼？我們的學生們究竟要如何調整個人的學習以避免在當代「先進」的神學教育體制中反失了至重要的前人屬靈遺產？

### 失落了犧牲精神

要論及神學教育訓練中當以何為重點，自然先要清楚訓練施予的對象。沒有誰能反對，神學訓練是為一群全時間奉獻的人而設，也就是一群奉獻予神，全時間作傳道工作者。

既是奉獻，也就是犧牲，明白奉獻基本的意義，就知道全時間奉獻的路是一條絕對犧牲的路。

教人驚奇的是，今天全時間事奉的人，給予人的印象卻沒有多少是「犧牲者」的角色。筆者並非指全時間事奉是一份「優差」，漠視當中要付出的勞苦與代價，然而，試問又有那種工作沒有勞苦、毋須付代價？在工作成功的榮譽下、在工作勞苦的報酬中，我們並不能也不會以這等代價為犧牲。

聖經會直接把要獻予神的祭牲譯為「犧牲」，實際上祭牲的奉獻正是全時間事奉的人犧牲的典範。燔祭牲獻在壇上，燒盡成灰，不留下一點，自己完全喪失，卻沒有得到過甚麼。只願付出，不問收獲，沒有代價與利益之間的平衡，這是犧牲。

當然，我們明白所謂不問收獲，是指自己的收獲，而不是神國的收獲，「為神求所有，為己無所求」，才真是全時間事奉者的當有品質。

反觀今天這個物慾橫流的社會中，事事計較代價與報酬的相稱，在沒有相對合理的個人利益下，一切的抗拒視為合理；在身旁無數的需求中，只因怕要付上無辜的代價，也就視若無睹。反過來，人只感覺於個人得失、個人利便、個人感受，卻是罔顧於他人。

神學教育門訓練中，乃是透過每日生活中每個小節而成，因為人不能止於高大言論之中，大談自我失喪、全然為主，卻同時在生活中將身旁的人視為渺少，變得自大自我，獨留判斷、批評、責難，不能同心、不能同行、不能同工。燔

祭牲的皮要剝去，體內污穢去除，並要切成塊子，然後才能全燒於壇上，同樣，一個真正全時間事奉的人，也須先在操練中去除生命中的敗壞，把自我削磨得幼細，才能在一生之中全獻為主。

失落了的工人風範

燔祭壇上全燒而盡，卻散發出使神心滿意足馨香之氣，犧牲是自我的剝奪，留下來的卻是神所悅納的生命。全時間事奉的人是「犧牲者」，但卻不是讓人感到可憐可悲，更不會不止息地在壇上哀鳴，人所感受到的只有熱熾之感、馨香之氣。

若是燔祭的牛隻正燒在壇上，則不可能再仍像坊間野牛，亂衝猛撞，以角傷人。在生活小節又或是在行事工作中，今天這個人人自以為是的世代所給人看到的，不時都是爭執、不滿、不服、對抗。如牛角一般言語、如野牛一般的衝撞，為人帶來不止息的損傷。

聖經對教會中作長執的條件論述，由始至終離不開那謙柔品格的要求。不爭競、不打人等條文，如大光照亮了今日這狂傲的世代！

我們的訓練，務要使人學會自我的喪失，同時也要學會新生命的顯彰。論斷以先，必有自我的肯定，無知的自我肯定，反照出人劣根性的敗壞。我們想除去敗壞的本性，要從不輕易凌駕於別人之上為起點，因為聖經告訴我們，在我們中間要作為首的，必作眾人的用人！

我們也許會認為，作為一個全時間事奉的人，對所認識的真理與觀點，豈非要以肯定為旨嗎？因為唯有肯定，才能引導羊群的信心，不致落在瞎子領瞎子的地步，既是如此，就必會有判定是非之能。

不錯，作為主羊群的受託者，不能是個無知的人，必須有判斷的能力，甚至

要如所羅門般有神格外恩賜的智慧。但也正因這樣，之前所強調要慎防的是一種「無知的自我肯定」。

我們要有智慧、有肯定、能斷判，但我們所要的是上頭而來的智慧與肯定，是源於真理、發自真理的判斷。雅各書不是早已在此為我們清楚作了分辨嗎？

「你們中間誰是有智慧有見識的呢？他就當在智慧的溫柔上顯出他的善行來。你們心裏若懷著苦毒的嫉妒和分爭，就不可自誇，也不可說謊話抵擋真理。這樣的智慧不是從上頭來的，乃是屬地的，屬情慾的，屬鬼魔的。在何處有嫉妒、分爭，就在何處有擾亂和各樣的壞事。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，先是清潔，後是和平，溫柔順服，滿有憐憫，多結善果，沒有偏見，沒有假冒。並且使人和平的，是用和平所栽種的義果。」（雅三13-18）

正因為我們看見分爭，失去溫柔，我們就知道這不是真正從上頭而來的智慧與判斷，當中的自誇是與真道相違，其內心的意念也是屬情慾與鬼魔的了。

我們的主並非不知悉人的錯誤，卻只會予人以溫柔的心和言語，甚至以生命的代價來「糾正」人錯誤的途途。主「糾正」他人，並非為要顯示自己的對與他人的錯，而是只為人的回轉，免落在禍害之中，故此，在十字架上，我們只見寫著主罪狀的牌子，卻未見世人罪孽被揭露在其中，因都在他受苦的路上消失了！

我願意今日每個全時間事奉的人都無爭論，學習無言的犧牲以堵塞教會、事奉並人際間的破口，並成就真正可以存至永久的屬靈義果。這正是我們主工人的風範，也是神學教育門徒訓練中所期待的！

——黃永祥

## 傳福音

### ABC

根據「教會更新」，於二零零零年教會普查的結果指出，在1989年至1999年十年期間，香港教會的數目由862間增加至1129間，增幅達30.6%。

但參加主日崇拜的信徒人數，卻在1995年至1999年間，由197402人落至175571人，跌幅高達11%。造成這個結果，很明顯，也很直接，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由，就是傳福音減少了。

回顧香港在70年至80年代，信徒的人數快速增長。在一九七八年，根據由羅曼華博士所著的一分「香港教會增長研究報告書」指出，那時參與崇拜的人數，就已有十九萬人。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因素，就是有「學生福音運動」的興起。

反之，現今的香港，雖然有很多學校是由教會所創辦，但在傳福音上，卻是非常薄弱。就以最近一間大宗派教會，在九間屬下所辦的中、小學中，只有一間中學，稍為滿意在傳福音上的成效；其餘的，也急忙尋求補救的方法。根據青協多年前所做的一個統計結果，在中學階段以後而信主的人，平均機會率只有約20%。

以上的結果，是會直接影響教會在傳福音上的策略。今天教會普遍的政策，已無以為繼，正欠缺青少年接班人。若果我們仍然坐視不理，肯定在十年後，在香港教會裡，必定出現一個新的「斷層」現象。其實在很多教會中，已經發生了這個情況。

尋根究底，為何在香港教會中，極少人參與傳福音呢？內中一個原因，肯定忽略了聖經在這方面的教導。筆者很

願意透過以下一些分享，來彼此勉勵，以致能在傳福音上，加一把勁。現分為下列各方面論述：

#### 1. 獎賞 (Award) 林前 9:16-18

保羅在此說：「我若甘心作這事(傳福音)，就有賞賜……。」

很多人在他的事業上，十分努力進修、十分賣命去工作，結果他在自己的行業上，得到很高的回報。

但對於神的獎賞，究竟有誰人會去注意呢？甚至又有誰會去羨慕呢？更有人自命清高的說：「我作為一個基督徒，是不會貪圖這些賞賜的。」

反觀保羅卻是窮一生的努力，只為了一件事：「就是要得在基督裡，從上而召我來得的獎賞。」(腓 3:14)

直到他在離世前，又再重申肯定的說：「那美好的仗，我已經打過了。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；所信的道，我已經守住了。從此以後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……。」(提後 4:8)

我們原是被神用重價所買回的，因此神不單賜你白「得救」，祂也期待你能在世上，生活「得勝」，最終更能「得賞」。大概神也了解到，傳福音對我們來說，是一件艱鉅的工作。而神也知道獎賞，就是最佳的動力。然而保羅更指出：「我若不甘心，傳福音的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。」

是故，身為基督徒的，不論你甘心與否、羨慕獎賞與否，總要看重傳福音工作，為要像保羅一樣，行成神要他在地上的旅程。

#### 2. 懇求 (Beseech) 林後 5:20

保羅指出：「我們作為福音使者，好像神藉我們勸你一般；叫我們替祂祈求你們與神和好。」

從上述的經文指出，基督徒是有一個責任，就是「懇求」。一方面，是替

基督「求」人與神和好；另一方面，則是「勸」人與神和好。當我們擔當這個角色時，就是一個天國大使(Ambassador)。那是何等榮耀的一個職分，比起你在世上，任何一分職業，更為尊貴。

然而代求的工作，就等如一個「談判專家」，要使雙方都能彼此接受，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任務。但現在基督已首先作出讓步，甚至已經犧牲死在十字架上。因此，我們要作的工作，就是要去懇求人，接受一分最好的永生禮物，那又有何難處呢？

### 3. 命令 (Command) 太 28:16-18

十一個門徒依約而來，並且要「拜」耶穌，這是何等美麗的一個現象。但怎知當中竟然有人疑惑，然而主要怎樣去處理呢？

主卻對他們說：「天上、地下的權柄都賜給我了。所以你們要去。」

那些門徒有人可能會對主說：「主啊！我正在懷疑之中，你還要我去麼？」

主回答說：「最能解決你的疑惑，就是要『去』……。」要「去」，是一項主的命令；命令是講「權威」，而不是要談原因的。

什麼是命令呢？

試看約拿書，神會吩咐一條大魚吞了約拿，但卻不准牠把約拿消化了；之後又送他回岸上。後來神又吩咐一條蟲，咬了蔥麻一口，樹就因此而枯乾了。

原來巨型如大魚的、小如一條蟲，都聽從神的命令。但是我們，就是神用重價買贖回來的，竟然諸多藉口，不去實踐主的大使命，那麼我們豈非連禽獸也不如？

今天教會的問題在那裡呢？

答案就是不肯遵行神的大使命。怪不得肯傳福音的教會，它的問題就越来越少；越不肯傳福音的，就是與門徒的景況一樣，雖然有在外表敬拜神，但內心卻充滿了疑惑，這是我們教會今天的景況嗎？

綜合以上三方面，我們得出一個結論。不論是初期教會抑或是現今的教會，傳福音的事工，似乎是最基本的。今天香港的教會，有系統、有組織、有錢財、有各種媒體的幫助、又有各式各樣的工作，唯獨欠缺最基本的事工，就是傳福音。怪不得今天香港的信徒人數，正在銳減之中。這是筆者常常感到虧欠而又滿有負擔的。

——李錦彬牧師



## 神學生分享

### 見證主恩

四年的神學院生活很快就要過去了，回想這幾年神在我身上所行的神蹟，實在奇妙，使我很深地體會到，神是永不改變，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後永在的全能者！不能不向祂發出感謝和讚美，願一切榮耀、頌讚都歸回這位既真又活的神！

每每想到自己昔日怎樣被神呼召、感動而踏入神學院，我就認定那是個大神蹟。因為記得當日神呼召我，叫我毅然決定奉獻，當時，我身上只有三千多元，心中非常擔心，怎夠四年讀神學之用？神卻解決我四年來經濟上的問題。我本是一個不會輕易開口向別人透露自己需要的人，認為這樣才不會使神的名受虧損。但我相信，神會用祂自己的方法來供應我，我只需仰望全能的神就是了。期間，我有

過軟弱，不想奉獻，但真理的靈，不容許我對信實的神有半點懷疑，和偷取屬於祂之物。其實，我從來都沒有缺乏過，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在曠野漂流之時一樣，神不停供應我，使我享盡了「靈水」和「靈糧」，「衣服和鞋都沒有穿破」，更賜給我很多傳道人的財富……屬靈書籍。

更寶貴的是，有一群很有神僕人生命、氣質的師長，教導和栽培我們。有時看到他們勞苦，卻沒有埋怨，身體有軟弱，卻不辭勞苦。以為父為母的心腸，把知識和屬靈生命，教導我們。他們苦口婆心、諄諄善誘，以身教和言教來引導我們。他們的時間雖然有限(因為差不多每位師長都要牧養教會，且要照顧家庭)，仍然對我們悉心輔導和栽培，再者同工在背後默默地為我們打點一切，使我們得益不少。

此外，還有一群可愛的學友，大家同心追求作完全人。我們每星期與自己的禱伴分享經歷，互相代禱，常流下感恩之淚。尤其是想到自己有很多軟弱、虧欠、不配，神卻一直不離不棄，叫我更有信心去完成四年的課程，實在要衷心感謝他們。相信主必定會堅立他們手所作的工。

至於我的家人，他們不斷地忍耐我「缺席」，我們這些住在宿舍的同學，每星期只能回家住宿一宵。我更因事奉的緣故，與家人？少離多，平均每星期只能抽兩三小時與家人見面。家人卻很體恤，使我可以享受幾年不用做家务的輕鬆生活，實在要向他们說聲對不起和多謝。更願救恩早日臨到他們。

更難得的，是神還將很多人擺進我的生命裡，其中有陪伴我成長的團契顧問和團友、有定時見面的七位好禱伴、有每日為我禱告的長輩、有身在遠方，卻常以電話來關心我，他們每遠來港，總會和我見面的屬靈長輩，不時對我作出安慰、鼓勵和支持。還有母會和實習工場很多知名姊妹，為我禱告、守望，在經濟上不斷支持。還有西醫和中醫，以愛心、悉心照料

顧我，叫我真有萬千寵愛在一身的感受。在此向他們獻上衷心多謝，願神親自記念、報答他們！

最寶貴的是，在靈性生命上，使我越讀神學，就越認識真理和經歷神，這樣，使我有了很大的改變。例如，我初讀神學時，以為只要為主顛狂；認為別人做得不好，就可以誠實地、直氣壯地，向對方表達自己的意見。從來沒有理會到別人的感受，以致好心做壞事，自己成了「三尖八角」的人。我不但不能建立別人，反而傷害他們。及至後來我明白到，顛狂是為神，但同時也要為別人謹守之言語，知道凡是不能建立、或造就別人的言語，還是不說出來好一點。最好的方法就是為他們禱告，將改變對方的主權交回給神。於是，從那時候開始，我就禁制自己，求神憐憫我，幫助我成為一個能建立別人，和造就別人的人。學習凡事謙虛、溫柔、忍耐，看別人比自己強，多想別人的長處和多體會主的感受，體貼聖靈而行。慢慢地，我發覺到，原來很多人與事都不是太過難處理的，感謝主！

當然，在過程中有很多的難處和挑戰。每一次，當我軟弱不能向前之時，神就會用祂豐富的恩典，激勵我繼續向著標竿直跑。使我不斷體會到原來「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」(羅 8: 28)。

願神憐憫我，和幫助我成就祂的旨意，吸引多人歸向祂、跟從祂、榮耀祂！阿們！

——周曉彤同學